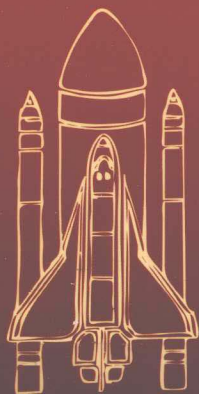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
登月先驱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赵宇 /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

登月先驱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赵宇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登月先驱 / (英) 威尔斯 (Wells, H.G.) 著; 赵宇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国卷. 第8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29-7

I. 登… II. ①威…②赵…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82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登月先驱

作 者 (英) 威尔斯
译 者 赵宇
责任编辑 其木格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29-7/1·2186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登月先驱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21
第 三 章	30
第 四 章	40
第 五 章	45
第 六 章	52
第 七 章	61
第 八 章	66
第 九 章	76
第 十 章	83
第 十 一 章	94
第 十 二 章	100
第 十 三 章	109
第 十 四 章	115

第十五章	127
第十六章	137
第十七章	148
第十八章	158
第十九章	169
第二十章	177
第二十一章	192
第二十二章	197
第二十三章	204
第二十四章	222
第二十五章	237

水晶蛋

蚂蚁王国	241
墙上之门	259
月光之锥	282
发电机之王	295
制造钻石的人	306

登月先驅

第一章

在意大利南方蔚蓝的天空下，我坐在葡萄藤叶的树荫里写作，忽然有些吃惊地想到，我此次参与加富尔先生使人惊讶的探险行动完全是事出凑巧。加盟的人如果不是我，也完全会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我自己也没有料到会遇到这些事，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全然脱离了那些使人烦恼的经历。我当初之所以到林尼去，正是由于我将它想像成了世界上一个最宁静安谧的地方。那时候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我必须在这儿找到属于我的安静，而且还得找份工作！”

这些经历的结果就是这本书。命运的安排往往让人们的计划落空。在这儿，我或许应该说一说近来我在一个大企业中栽跟头的事情。现在，在这种枝繁叶茂的环境里承认自己的绝境实在是一种奢侈。我敢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悲剧简直是咎由自取。在有些方面我也许还有一些能力。可是对商业管理我一点儿也不入门。可是当时我很年轻，并不是由于有其他什么不好的习惯，主要是由于太自负，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一直有些自命清高。我现在还很年轻，可是遇到过的事却仿佛使我的思想突然成熟了很多。此次经历是不是确实使我聪明了呢？对这点我自己也

有些怀疑。

我用不着在这儿详尽地阐述我是怎样想到去肯特郡的林尼加入冒险行动的。在当今社会中，就算是商业往来也充斥着强烈的冒险气息。我就冒了险。在这些事当中，有付出，便会有回报。而我命里注定最后只能极不情愿地付出很多。甚至当我倾其所有的时候也仍然这样。一个性情粗暴的老板甚至认为必须无情地对我才算公正。或许你也曾经看见过受到别人欺负以后所表现出的极大的愤怒，也许你自己就曾经历过那种事情。老板害我害得太苦了。终于我被逼无奈，只能去写剧本。否则，我这一生就只能做个小职员，辛辛苦苦地维持生活。我想像力丰富，并且有很好的情趣，所以我那时候就准备在被命运征服以前，和它坚强不屈地搏斗一场。除此以外，我始终相信自己有能力经商。同时，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写出一部出色的剧本。我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我想，这并非什么异想天开的想法。在合法正当的生意中，机会和可能到处都有。并且我知道，只要迈出正当生意的范畴就会难以生存。这可能是我的偏见。那时候，我已习惯将这本还没有完成的剧本当成是为以后也许会遇到的困境所做的预防之举。但困境还是来临了，因此，我就开始了写作。

不久我就意识到，写剧本比我先前所想的要麻烦。刚开始我只准备花十天工夫来写书，可是后来我只好在中途暂且停笔，因为后来我去了林尼。能够在那儿找到一个小平房作为临时寓所，我感到很幸运。我和房东签订一份租期三年的合同。我在旧房子中放了几样家具，在写作的这段时间内自己做饭。我烹调的手艺使房东太太真是大吃一惊。应该知道，自己做饭非常有趣。我自己有只咖啡壶，有口用来煎蛋的锅和一口用来煎土豆的锅，还有一口专门炒香肠与咸肉的平底煎锅。这些正是我舒服生活的并不复杂的用具。一个人不会一生都过奢华的日子，因此，

有时过一过简单的生活也不错。另外，我又赊了一大桶（大约有十八加仑）啤酒备用。除此以外，一个信誉不错的面包店天天都把面包给我送来。我并非在摹仿意大利南方人奢华享乐，而是由于我过去的生活比这更艰苦，眼下不过是稍稍好了一些。对于那家面包店的老板我总觉得有点儿愧疚，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对他，我仍然有一些要求。

假如有谁希望追求宁静孤寂的生活，林尼这里当然是最好的选择。林尼在肯特郡黏土地区。我的小平房位于一个古老的海边的悬崖边缘，视野广阔，一眼就能看到海边坦荡的罗尼沼泽地的浅滩。在多雨的季节，那片沼泽地简直难以通行。我听邮差说过几次他是怎样穿过那片潮湿的沼泽地的。他通常会在脚下垫上一块木板。尽管我从来没有亲眼目睹他穿过洼地，可是我能够想像。现在，海边的村子中只有几座茅舍与几栋小楼。在那些房屋的门外，人们用白桦树叶制的大扫帚扫掉地表那层土质最不好的泥土。被扫过之处清晰地现出了这个地区的特色。如果不是人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有些淡忘的记忆，我真怀疑这里是不是存在过。在罗马帝国时代，这儿曾是英国的大港口，名叫黎玛尼港。而如今海岸线退到了四英里开外的地方。在那些险峻的山下，随处可见巨石与罗马人留下的房屋建筑。在这些古遗迹旁边有一条古老的华特林街。这条街的路面曾经有一部分被铺设过，它像一支箭似地伸向北方。我经常站在高处看着下面，思绪起伏，我想起了那些古代的大帆船、兵团、战俘、军官、妇女与商贾，像我这样的思考家，还有在港口出入的热闹嘈杂的人群。可是眼下，在满是青草的山坡上，却只有几块碎石与一两只羊……当然还有我自己！以前港口所在处，如今沼泽林立。这片大沼泽地呈现弧形，往远处一直通向顿吉尼。一簇簇树丛点缀着沼泽地。沼泽里还有几个中世纪古城留下来的教堂建筑的尖塔。那些古城在黎玛尼之后

也渐渐衰亡了。

极目远眺这片沼泽地，能看见我这一生所见过的最好的风景。我估计顿吉尼距这里大概有十五英里，它正如海中漂浮的一只小船。远方西边的落日下是黑斯汀附近地区的小山。那些山时而仿佛就在面前，轮廓很清楚，时而却又显得朦胧而低矮。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天气的缘故，人们看不见小山。近处的沼泽区一边有很多沟渠，河道环绕，错综交织，光芒闪烁。

我坐在窗前写作。往窗外看去，可以看见山顶的轮廓。也就是在这窗前，我初次看见了加富尔先生。那时候我正在努力写我的剧本，想全神贯注地尽量构思。而他却很自然地引起了我的留意。

太阳落山了。宁静的天空显出一种鲜艳的黄绿色。在这片色泽艳丽的暮色中，一个矮小而又古怪的黑影走了出来。那就是他。

他身材不高，胖胖的，可是腿脚消瘦，并且动作很急剧，仿佛是在颤动一样。看上去，他那个奇特的脑袋和他奇怪的打扮非常般配。他头戴板球帽，穿着大衣和只有骑车时穿的灯笼裤与长筒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打扮，因为他从来不骑车，也从来不打板球。他服饰的这种搭配使人弄不明白。他一面叽哩咕噜地喃喃自语，一面打着手势，还时常急促地回头环顾周围。他讲话的时候发出的嗡嗡声很像一种电子器具发出来的声音。你一定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嗡嗡声。他还时常清喉咙，清喉咙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凡响。

那时候，那儿刚刚下了一场雨，他走路摇摇晃晃。因山路非常泥泞，因此他走路时看起来神经兮兮的。到了面对着太阳的地方时，他拿出一块表，踌躇地停下脚步，接着，他突然转身向后退去，看起来非常着急的模样。这次他走路的时候不再挥舞手臂，而是迈着大步向前走。他步

子迈得特别大，这么看来，他的脚肯定非常大——真怪，我竟记得这点，因为我认为那双脚当时粘着很多黏土，所以看上去样子很奇特，并且很大——好像出奇得大。

这是我在这座房子中住下来以后第一天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写作的劲头十足。我觉得上边看见的那副场景扰乱了我的思绪——我花了五分钟时间去看那个人，这使我非常不耐烦。等他离开之后，我才接着写作。可是第二天傍晚，还是那个时间，那惊人的一幕又出现了。第三天还是这样。几乎如果傍晚没有下雨，我就难以集中思想写作。我那时候想：“这个人简直太可恶了！并且人家一定认为他是在学怎样做木偶！”有几天晚上，我还恶狠狠地诅咒他。可是后来，我对他的讨厌变成了惊诧与好奇。此人究竟为什么这么做？第十四个傍晚，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刚刚出现，我就打开我屋内的法式落地窗，走过阳台，直接向他每天停下的地方走去。

当我到了他面前的时候，他已拿出了手表。他的脸红润并且胖乎乎的，有两只棕红色的眼睛……在这以前，我只在傍晚背着光线看到过他，却从来没有这样近而清晰地看着他。当他转身准备回去的时候，我对他说道：“等一等，先生。”他看着我说：“让我等一等吗？可以。哪怕您想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这要求也不太过分。您说的‘等一等’已过了……那让您陪一陪我，您不在乎吧？”

“不。”我一边说一边来到他身边。

“我的习惯非常有规律，和别人谈话的时间……同样是有限的。”

“我认为，这会儿可能是您的户外活动时间吧？”

“是啊。我到这里来是想欣赏太阳落山的景色。”

“我觉得不是。”

“什么，先生？”

“您从来没有看过太阳落山。”

“从来没有看过？”

“没有。我已观察您十三个傍晚，而您从来都没有看过，从来都没有。”

他紧锁双眉，好像遇到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那么，因为我喜欢阳光……和空气。我顺着这条路走，经过那道篱笆门。”他突然转过头望着那里，然后说：“再去附近看一看。”

“不是。您从未这么做过。这都是瞎说。这么说不对。就拿今天晚上来讲吧……”

“噢，今天晚上！让我想一下，哦！我刚才看了看表，发现今天我走到这儿比平常用的整整半个钟头超过了三分钟。因此今天我来不及到处看了，只能回去。”

“您一直都这样。”

他望着我，想了想说：“也许是的……此刻我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可是您方才要和我谈些什么来着？”

“哦，正是这事儿！”

“这事儿？”

“是啊。我刚才正是要问您为什么这样做。每天傍晚您来时，都会发出一些声音。”

“发出一些声音？”

“是这样的。”我开始摹仿他那嗡嗡的声音。他望着我，很明显我发出的嗡嗡声使他非常不高兴。“我那么做过吗？”他问道。

“每天傍晚都这样。”

“我自己根本不知道。”

他不再往前走，一本正经地望着我说：“难道是我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

“啊，也许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吗？”

他用拇指与食指拉着下嘴唇，低头注视着脚旁的一个水坑。

“我正在考虑问题。”他说道，“您一定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啊，先生，我对您保证，我非但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并且也不知道自己做过这些动作。想一下，正如您所讲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块地以外的地方。怎么，这些使您感到烦恼吗？”

不知什么原因，我开始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不是烦恼，”我说道，“只是……想一想，要是将我换成您，但您又正在写剧本！”

“我不会写什么剧本。”

“不见得是在写剧本，也可以说是其他任何必须集中思想的事。”

“唔，”他说道，“当然了。”接着他开始思索起来。他看上去很苦恼，这让我对他又增加了一份怜悯。因为我与他素昧平生，但我却向他提出这种要求，显得太过分了。此人也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他只是在一人人人都能走的小路上喃喃自语而已。

“您看，”他无可奈何地说，“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

“是啊，我看出来了。”

“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要是您因此感到不便，就算了。因为我不应当干涉您的私事……这是您的自由。”

“不，先生，”他说，“根本不这样。我确实很抱歉。我应当克制住自己，叫自己再也不那样做了。以后我一定会的。我是否能请您……再

摹仿一次那种声音？”

“是这样的，”我学着他的声音，“吱，吱。”“究竟是什么声音，您自己应当知道吧……”

“我很抱歉。其实……我知道……我现在愈来愈大意了。您这样要求很对，先生……很对。是啊，我确实是很抱歉。这件事情会结束的。但是现在，先生，我已经将您带出来太远了。”

“我非常希望我的莽撞……”

“不要紧，先生，不要紧。”

我们彼此对视了片刻，随后我举帽向他致敬，并且祝他度过这个美妙的夜晚。他也手忙脚乱地向我致敬，然后我们就这样分开了。

来到竹篱笆旁边，我扭头去望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他的步态和过去截然不同。看起来他走路一瘸一拐，踉踉跄跄的。回想起原先他走路的时候打着手势，一路念念有词的样子，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点儿怜悯之情。我看着他下山，直到在视线里消失为止。现在我心里却庆幸总算能聚精会神做自己的事情了。我返回小屋，又继续写作。

第二天我没有看见他的身影，第三天也没有看见。可是他却深刻地印到了我的脑子中。我忽然感到他是一个感情认真而又带有戏剧色彩的人物，或许我能把他写入我的剧本情节中去。第四天，他突然来造访我。

刚开始我猜测着他这次前来的目的。起初他只是一本正经地与我谈论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然后才转入正题。原来，他想给我一笔钱，叫我搬出这所房屋。

“看，”他说道，“我根本无意责怪您。可是您的确把我的生活习惯破坏了，搞得我如今每天都过得没有规律。我每天都路过这儿，这个习惯已经保持很多年了，并且我一路上的确一直哼哼。可是您如今停止了

这一切!”

我希望他走其他的路线。

“不，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这条路是惟一的。我已经问过了。现在每天下午四点我都没有地方可以去，就像钻进一条死胡同一样。”

“不过，亲爱的先生，要是这件事情对您而言非常重要的话……”

“不是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我是……我是一个勘测家，我正在搞一个科学研究。我的住处……”他忽然停下，好像在考虑什么问题，随后又继续说：“就在那里。”并且忽然用手指着我身边的某处地方，手指险些碰到我的眼睛。“从树丛尖那里看去，您能看见一座带白色烟囱的房子，我就在那儿住。我附近的环境不同寻常……不同寻常。我很快就会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了。我对您担保，这会是人类做过的最重要的论证。在这期间我一定要不断地思考问题，时常安定头脑，做运动……下午一般是最好的时间！下午是一段很快乐的时间……它能够使我产生许多新的念头，新的看法。”

“那您怎么不再到这里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到这里来，什么都会不同了。我一定要让自己大脑清醒。我应当考虑到您在写作……想到您一看见我就心烦，我就无法安静下来考虑自己的工作。不！因此我一定要买下这座房子。”

听完这些话，我开始想这个问题。当然了，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以前，我一定要将此事好好地想一想。那时候我还打算做生意，并且这一直使我非常感兴趣。可是我要想到几点。第一，我并非这所房子的主人。就算我用很好的价钱将房子卖给他，可是房东只要听说了这件事的话，我便会招来麻烦。第二，我自己还……一身债务。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桩生意必须谨慎处理。另外，他也许在进行一项非常有意义的

发明，这使我产生了兴趣。我忽然感到应当多知道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情况，可是我没有一点儿不良的动机，我只希望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使自己在紧张的创作之余稍稍轻松一下。因此，我用一种试探性的口吻问了问他。

他非常愿意和我谈论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要开口就说个没完没了，谈话成了他的独白。他说话的时候像一个长时间封闭的人，这番话他仿佛已经考虑了很多遍。他滔滔不绝地谈，谈了大概有半个钟头。我一定要承认，听他的谈论的确非常枯燥。他的话中带着一种满足的情绪。那种满足一般是一个人在暂时摆脱了自己安排给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才会有。在第一次谈话中，我对他工作的内容知道得不多。他的话语中，多半是我根本听不明白的专业术语。他有时也会用他喜欢称作初等数学的问题给我举例说明一两处。他会用仿墨水笔在信封上算一些数据，可是这么做却好像让我更难理解。“是啊，”我说，“不错，继续说！”但是，我从交谈中找到大量的证据让自己相信，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把研究当作儿戏的人。尽管他看上去像一个怪人，可是他却用一种本能的力量对我证明，他不是。不论怎样说，他想发明的东西好像是一种机械。他还对我说，他有个小工棚，有三个助手帮助他干事。那些助手都是临时工，是他先前亲自训练的几个木匠。眼下他的作品在工棚中，距离成功就差一步了。只要成功了，他就能去申请专利。他邀请我要是有空就去看看他的作品。我高兴地答应了他。可是我仍然非常慎重地告诉他，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他说到的房屋交易这件事我暂且不能做出决定。

他最后起身告辞，并且怀着歉意说，他打搅得时间太长了。他说，能对其他人谈他的工作，他很快乐。他说，平常极少有这种机会。他又说，过去难得遇到一个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听他说话。他极少和专业的科